

籌辦夷務始末

籌辦夷務始末卷之七十七

道光二十六年丙午十月戊辰協辦大學士兩廣總督耆  
英廣東巡撫黃恩彤奏准江西省轉准前送各省將至藏  
傳教之佛喇西夷人噶哩喇喇額窪哩斯塔二名咨解到  
粵當飭臬司嚴良訓會同委員候補道趙長齡督同廣州  
府將該夷等詳細研鞫據供伊等於道光十六年及二十  
一年先後來至中國傳習天主教到過廣東福建江西湖  
北河南山東直隸等省由京城赴關東彼此會遇復由邊  
外蒙古地方行走至甘肅蘭州等處同往西藏致被拏解  
等供數與四川督臣及駐藏大臣所訊供詞大畧相同詰

以該夷遠涉重洋。經歷數省。學習各處語言文字。意究何居。據供伊國以傳教為功德。多傳一人。即多一功德。是以不惜遠道。來至中國。前赴各省傳教。又因伊國語言文字。中國人不能通曉。是以學習中國文字。並各省語音。無非為便於傳教起見。並無他意。伊等所習天主教。實係勸人為善。至所過各省。均時來時去。並無久留。所傳人數。亦無冊籍記載。實在不能追憶姓名。詰以廣東向來佛喇喇。西買易之人。甚屬無多。其領事設自近年。從前並無夷目。羈留於此。所稱駐紮總管。係屬何人。何以該國王有發給戒表。來粵照驗之事。至伊等遠赴內地。時閱數年。路經萬里盤。

費亦屬不貲。何能盡由本國帶來。究係何處何人接濟。令其確切一一指出。據供伊等所攜戒表。如中國僧人度牒。澳門各國夷人同教不少。見此度牒。便可收留居住。其實十六年二十一年。伊等來粵時。伊國委無駐紮總管。前在川省。係屬混供。至所需盤費。緣伊等雜髮改裝。又竄通中國。及滿蒙語言文字。與內地僧人無異。隨時募化。均有人施捨。伊等俱係單身。無多花費。是以不致困乏。兼有贏餘。並非另有別人接濟。伊並稱聞本國領事。現在澳門。伊等沿途感受風寒。尚須在省醫治。懇求暫交荷蘭國領事收領等情。由司詳解前來。臣等親提研鞠無異。遵復暗加體

訪該夷實係佛蘭西人。並非奸徒冒混。隨將匣內所貯夷信夷書轉交委員平慶涇道潘仕成。密傳通事繙譯。因與紅毛文字不同。未能辨識。復經該道轉交味喇堅國夷目識認。據稱夷信係該夷等從前在粵所接家信。及該國王所給傳教文憑。即該夷等所稱戒表。夷書乃係天主教常行之書。西洋稱為福音書。詞句較多。一時不及繙譯。現有伊等舊存譯就漢字刻本呈閱等語。並據該委員向該夷目取到漢字夷書一本。查閱文詞鄙俚。尚無違悖字句。當飭將該夷噶喇喇額窪哩斯塔二名。發交荷蘭國夷目收領。轉交佛蘭西夷目管束。旋接佛蘭西夷目吐咕申稱。

該夷等實係由伊國前來中國傳教。今蒙遮運。不勝感激等情。伏查天主教自前明利瑪竇傳入中國。已歷數百年之久。而澳門之大小巴寺。均建立多年。向為番僧麇聚之處。華夷錯雜。真偽難分。上年佛喇晒夷酋。請將習教為善之人。免予治罪。臣等即料各國夷人。必有潛赴內地傳教者。是以定議時。特於約內註明。不許夷人遠赴內地傳教。嚴立限制。以備將來遇有孳獲。免致藉口。此次噶噶約。則等及前次大呂宋國夷人納已羅。先後經西藏及湖北查拏解粵。均經訊明。於數年前赴內地傳教。係在未定條約之先。當即發交各該夷目收領。並飭按照條約嚴加管束。

該夷目等以成約在先。各無異說。以後遇有似此案件。辦理尚可不致棘手。

諭軍機大臣等。耆英等奏。訊明至藏傳教之佛喇西夷人的辨情。形一摺。覽奏已悉。此次赴藏傳教之佛夷噶嘑約喇。額窪哩斯塔三名。由川省咨解到粵。經該督等訊明。該夷人雖違涉重洋。經歷數省。實止冀圖傳教。並無別情。亦非奸徒冒混。並將夷信等件。交咪喇堅夷目識認。旋據呈出譯漢刻本。查閱詞句。尚無違悖。自屬可信。現已將該夷等發交夷目管束。自應如此辦理。惟各國夷人。不准潛赴內地傳教。載在條約。限制甚嚴。雖此次赴藏之噶嘑約喇等。及前次由湖北掣獲之大呂宋夷人納巴。

羅計期均在未定條約之先。以後惟當諭知各該夷人。除五口地方。准其建堂禮拜外。斷不准擅至各省。任意遊游。務令各該夷目。自行約束。恪遵成約。以息事端。而免藉口。是為至要。

者。恭黃恩彤。又奏。臣等前因十三行地方。有哄夷與民人口角細故。互相爭鬧。當將派員彈壓。及地方照常安靜緣由。附片具奏。奉

硃批。公平料理。不可令該夷有所藉口。逞刁之事。欽此。伏查本案起釁情由。實係哄夷理曲。而內地民人。並不稟官伸理。輒即糾眾滋鬧。亦屬不合。節經臣等備文照會。哄首德旺時。責令按約辦理。該首理屈詞窮。尚無藉口。逞刁之事。惟思

十三行地方民夷錯處。各國夷人不諳中國法度。而粵省民情浮動。遇事生風。彼此相爭。實為事所恆有。與其周章於事後。不如防範於事前。查該處本有舊設卡房。撥兵駐巡。但為數無多。未足以資彈壓。而地方文武衙署。相離較遠。耳目益覺難周。茲臣等督同司道等酌議。擬於十三行洋行會館。及附近扼要處所。移駐弁兵。作為專汛。在彼駐紮巡防。其弁兵除舊設之二十二名。再於廣州協抽撥七十八名。作為一百名。遠委武職都守一員管帶。並委文職正印官一員。會同稽察。遇有民夷口角。立即驅逐解散。並將該夷動靜。時刻詞察。按日稟報。仍約束兵丁。不得干預。

別項事件。庶中外可以永久相安。

硃批。該部知道。

己巳。協辦大學士兩廣總督耆英。廣東巡撫黃恩彤。奏竊  
臣等接據咪喇堅夷酋噶咩來文。內稱伊國派令米粵  
作為公使。管理本國通商事宜。並齎有國書呈進。

大皇帝御覽。現已到省。請定期定地相見等語。當經備文照覆。定  
於九月初八日。在城外公所接見。並令委員傳諭。將伊國  
書帶至公所。以便酌辦。屆期臣等帶同委員趙長齡。潘仕  
成。銅麟。甯立梯等出城。與該酋噶咩來會晤。先用好言慰  
問。詰以國書曾否攜帶。該酋將譯出漢字一件呈出。閱其

詞意極為恭順。詢以原書何在。據稱伊國主命伊入覲面呈。

大皇帝。此時未便呈出等語。自係踵前首顧。故智。妄有干求。臣等查前與味夷酌定條約。因恐其將來仍以呈遞國書為由。藉圖北上。當於條約載明。合眾國日後若有國書遞達中國。

朝廷者。應由中國辦理外國事務之

欽差大臣或兩廣總督將原書代奏。今該首既齎有國書。自應交出代奏。方昭信守。未便自行進呈。致乖原約。復督同趙長齡將條約檢出。給令閱看。並細與講解。該首俯首無詞。允

俟回寓後將國書繳出。求為轉奏。當備酒食款待。並向宣  
布。

皇上恩德。諭以兩國萬年和好。彼此人民。均有利益。凡事俱應遵  
守條約。管束商人。不可稍有踰違。該酋極知領悟。據稱以  
後一切事宜。當謹遵指示等語。旋回十三行寓。所將所齎  
原書繳呈。當令委員潘仕成。轉交識認夷字之人。辨認與  
譯出漢字一件相符。臣等察看該酋尚非刁詐。將來駕馭  
得宜。似可不致妄生枝節。至該國王嚮風慕義。特具國書  
遣令該酋齎呈。其意亦屬無他。除將原書及譯出漢字一  
件。咨送軍機處查覈外。所有臣等接悟該酋及解理緣由。

理合恭摺奏

聞。

硃批。所辦好。知道了。片留中。

十一月庚子。閩浙總督劉韻珂福建巡撫鄭祖琛奏。竊照琉球國王尚育遣正使耳目官向元樞副使正議大夫梁必達等。恭進本年例貢。業已航海抵閩。現經臣等另摺奏報。並委員伴送該貢使等起程赴京。茲據福建藩司徐繼畲詳。據琉球國正使王舅毛增光副使正議大夫梁學孔等稱。本年國王遣向元樞等恭進貢品來閩。另給文二角。飭令光等附搭貢船。親齎投送。又上年該國接貢船隻內

渡亦有咨文二角。交給呈找。茲查前船尚未到閩。想係遭風漂泊他處。合將光等所帶底稿。照錄一分。同奉給咨文。一併繳送察辦等情。該司隨將該使臣等錄呈稿底二件。先行查閱。均係道光二十五年八月初四日所發。一稱佛蘭西國前留該國之執事喇喇。通事粵五思。二人至今未見撤回。一稱暎唎喇國戰船。於道光二十三年。並二十五年五七等月。四次駛至該國。量地探水。並有福州領事李太郭。送給留閩通事魏學賢文憑一紙。內稱暎國戰船往來。毋庸懼怕等語。該國王因暎夷存心難測。恐日後再來滋事。咨請轉詳辦理各等情。該司又將咨文二角。

逐一拆開。一係道光二十六年八月十四日所發。內稱本年四月初五日。有暎咭利船一隻到來。帶有醫士伯德令攜眷上岸。逗留不去。現在該國設局療病。又四月初七五月十二等日。有佛蘭西國總兵攝算黎我。元帥瑟西爾。分坐三船。先後駛至。據瑟西爾啟稱。欲與該國結好。以做生意。該國王辭以國小民貧。不能與他國結好交易。瑟西爾將原留該國之執事嚶彌加叻等帶回。別留伯多祿一人。在彼居住。閏五月十八日。佛國又有色玩爾坐船一隻。駛至該國大嶺村洋面。遭風擱礁。經該國王發料修補。旋與攝藍等三船先後開行。七月二十五日。黎我之船又來。帶

有瑟西爾書啟稱伯多祿孤居不便再留亞臬德陪伴同居該國王婉詞不允愁慮無計咨請轉詳具題使暎國接取伯德令歸國佛國接取伯多祿等回國併罷其結好交易之心以期永久相安又一件保道光二十六年九月初二日所發內稱本年八月二十四日暎國水師提督鄂季倫坐駕兵船三隻到來欲與該國王面會該國王辭之欲令將伯德令帶回據稱非其所知不便帶回隨於二十七日二十九等日先後開去曾問通事云伯德令係耶媽你國人但與暎人往來不絕久為淹留恐滋國家之患並據該使臣毛增光等於驗貢後在該藩司處呈遞密稟縷述前

情。並稱佛國留住之人。動輒毆辱該國民人。該國王日夜憂心。囑該使臣等密稟藩司。轉詳各等情。具詳前來。臣等伏查道光二十四年秋間。琉球國王因佛囑哂兵船駛至該國。強留執事。囑哂加叻。通事粵五思。二人。在彼居住。並諷以結好傳教。該國王堅辭不允。備咨藩司。懇請轉詳。臣劉韻珂會同前撫臣劉鴻翱奏蒙

諭旨。敕交

欽差大臣耆英。妥為查辦。當即行司。轉咨該國王知照。嗣准耆英以現接佛首喇嚒呢照會。此事係謝哂哂所辦。謝哂哂因囑哂加叻等。本係兵船帶往。俟兵船到東洋時。順便接回。

等因。咨覆在案。茲接該國王來文。佛夷瑟西爾。雖於本年五月。乘坐兵船。駛至該國。將前留執事。喇嗎加叻等。一併撤回。第又另易伯多祿。亞果德二人。在彼居住。併仍諷以結好通商。其意殊難揣測。且英咭利船隻。自二十二年以後。屢至該國。採水量地。併令伯德令。攜帶眷口。逗留該國。設局行醫。更不知意欲何為。究竟佛夷兩國。果否欲與該國結好通商。抑仍欲廣傳其教。或竟心懷叵測。現雖不克悉其底蘊。第念琉球於外洋諸國中。臣服

天朝。最為恭順。且該國本屬蕞爾荒島。著名貧瘠。其國中衣食所需。率皆仰資他國。該國王所稱。不能與佛夷各國結好。

通商。不特恪守臣節。兼保實在情形。乃佛映兩國。兵船連年駛往。併各指使國人。僑寓琉球。逗留不去。致令該國王驚疑危懼。呼籲頻仍。臣等又何敢墮於上。

聞致負我

皇上優恤外藩懷柔遠人之至意。惟現在閩省並無佛國人船。映國雖有領事寄寓省垣。而該領事止管福州貿易。別事非其所司。此時臣等即向該領事設法勸導。該領事亦必以事非專主。婉言推卸。於事仍屬無濟。自應仍咨兩廣督臣向佛映兩酋設法勸諭。俾琉球得免驚擾。以示體卹。

諭軍機大臣等。劉韻珂等奏。藩司接准琉球國王密咨。關涉夷務。

現咨兩廣督臣。相機妥為勸諭一摺。前年秋間。佛囉晒兵船。駛至琉球。強留執事喇喇等。在彼居住。曾降旨令耆英妥為查辦。本年五月。已據該酋將前留執事喇喇等。一併撤回。又另易伯多祿亞臬德二人。在彼居住。並仍諷以結好通商。其意殊難揣測。且喚咭喇船隻。自二十三年以後。屢至該國。探水量地。並令伯德令攜眷逗留該國。設局行醫。更不知意欲何為。惟念琉球臣服天朝。最為恭順。且素稱貧瘠。佛英二國。不值與之結好通商。况該二國既與天朝和好。即不應擾我屬國。著耆英等接奉此旨。即向佛英各酋。曲加勸導。曉以成約之不可違。諭以小利之無可取。務使各將兵船。及僑寓人等。悉數撤去。以

免驚疑而符定約。是為至要。原摺著鈔給閱看。

甲辰。浙江巡撫梁寶常奏。謹將收復定海。尤為出力各員。開具事實清單。恭呈

御覽。

硃批。收復定海。係該夷如約交出。往還辯論。係者英彈心學畫。古云喜有賞。怒有刑。若此事朕方引愧自恨之不暇。其彈壓接受。原是該員等應辦之事。並未出一謀。發一天。朕非吝此小惠。豈不為該夷暗恥耶。祇知見好於屬員。不顧國家之大體。斷難照所請施行。片有旨。此摺即行封繳。

諭內閣。梁寶常奏請將收復定海出力各員。量予獎勵一摺。定海

甫經收復。何得遽請獎勵。且一切善後事宜。尚須次第舉行。著該撫仍責成該文武各員。將該處善後各要務。妥為籌辦。認真經理。俟數年後辦理完竣。於該處撫綏措置。事事著有成效。屆期再由該撫察看情形。續行據實具奏。候朕酌量施恩。

十二月辛未。協辦大學士兩廣總督耆英廣東巡撫黃恩彤奏。竊臣等接據映酋噶喇來文。以該夷與西刻夷人構兵。據有加治彌耳山地。交夷首瓊拉昇管理。其地及該夷所屬之地。均與後藏交界。業經兵頭哈丁備文派遣夷目前往拉薩城。請中國辦事大臣。明定界址。加治彌耳夷人。向與後藏貿易獲利。茲該夷亦請與後藏通商等情。並

將兵頭哈丁照會駐藏大臣譯漢文稿及地圖各一紙。遞送前來。伏查西藏與加治彌耳等處。是否毗連。臣等雖無憑據。但既有相沿界址可循。自應各守舊疆。無庸再行勘定。至所請通商一節。查原定條約。止准該夷在於廣州福州廈門寧波上海五口貿易。而善後章程內。並載明。商不准赴他處港口通商。是五口之外。斷不容增添別口。今該商妄有所請。殊與成約不符。臣等已備文照覆。將所請定界通商之處。概行駁斥。雖夷性固執。未必即肯中止。而條約開載甚明。似亦無從狡辯。俟接到該商回文。隨時酌量辦理。

耆英等又奏。英商德唯時此次來文。突請與西藏定界。通商。其意殊難揣測。臣等密飭委員甘肅平慶涇道潘仕成。及大鵬香山等營將。前赴夷商聚集之所。分頭偵探。據將探得夷情。先後稟報。緣西列夷人。即臣等前奏與英夷構兵之噶爾國。在印度西北。距西藏約有二千餘里。均係山地。水路不通。數年前。酋長爾蘭積星身故。其妻權理國事。國人不從其令。欲向驅逐爾蘭積星之妻。求救於英。英夷遣兵頭哈丁。帶兵相助。先為所敗。旋復戰勝。將加治彌耳山地。給與爾蘭積星之子。球拉昇管理。加治彌耳以北。與後藏接壤。其人時與後藏交易。故英夷於占踞後。亦欲

與後藏通商。又探得加治彌耳夷人。於事後復與西刻夷人合謀聚眾。欲將我拉昇驅逐。並將哈丁之子喊噤及夷目牌得嘩擄去。噶夷已調兵復往攻戰。各等情。雖海外傳聞。未可盡信。而加治彌耳曾為噶夷占據。似屬實有其事。細覈該夷酋來文之意。所重者不在定界。而在通商。苟使通商之請不行。則定界之議。或可中止。但加治彌耳夷人。如果與西刻夷人復相攻擊。則噶夷之兵交未已。何必遽為非分之求。或該夷酋因前番戰勝。自誇其地廣兵強。意圖炫耀。亦未可知。即其鈔送哈丁照會駐藏大臣文稿。如果琦善未經陳奏。則是否曾經遞送。真偽亦尚難遽定。至

所稱前往天津。及可起爭端等詞。不過虛聲恫喝。藉為要  
挾之計。該夷雖犬羊性成。然嗜財好利。計算甚工。似不至  
遽舍五口通商重利。因此別生事端。臣等惟有堅守條約。  
持以鎮靜。且示以即使駛往天津。所請亦不能允准。或該  
夷妄念可以漸消。

者英又奏。臣等查佛夷強留執事喇嘛等二人。在琉  
球居住。前經臣等英詢明佛酋刺嗎呢。並據來文稱係兵  
頭喇西叫所為。俟兵船到東洋時。順便接回等語。乃喇西  
叫既將喇嘛喇等接回。復另易伯多祿等二人在彼居  
住。諷以結好通商。實屬情同鬼域。至英夷前往該國洋面。

採水量地。或因測探沙礁。以便商船。遭風拋泊。起見。然何以屢次駛往。並留伯德令攜眷在彼。設局行醫。其居心亦殊難懸揣。查佛酋刺嗎呢。早經回國。謝哂耳亦離粵省。茲由臣等備文交給在粵佛蘭哂夷目。轉給該兵頭謝哂耳。諭令將伯多祿等即行撤回。並照會佛酋噉呢時。亦令將所留之伯德令撤回。並勿再令兵船駛往琉球洋面。致滋驚擾。並咨覆閩浙督臣。轉飭藩司。密飭琉球使臣。將佛哂兩夷所留之人。妥為安頓防範。約束國人。勿與交接。俾各夷無可希冀。免生事端。俟接有覆文。再行相機辦理。

諭軍機大臣等。著英奏。喚夷請於西藏定界通商。業經正言拒絕。

一摺。並密陳偵探夷情。及酌辦情形等語。西藏地方。本有一定界址。無庸再行勘定。通商一事。更有原立成約。自應永遠遵守。茲該夷因與西刻夷人構兵。據有加治彌耳山地。請與後藏交界地方。明定界址。並請與後藏通商。殊屬顯違成約。該夷居心狡詐。所稱照會駐藏大臣之處。尚未據琦善陳奏。至前往天津之語。尤屬虛聲恫喝。藉以要求。該督現已援據條約。正言拒絕。著仍堅守成約。持以鎮靜。勿為所搖惑。勿任其巧辯。總須示以大體。俾知成約甚明。無從狡執為要。該酋回文如何。並加治彌耳夷人。與西刻夷人復向攻擊之處。著確切偵探。得有實情。一併由四五百里馳驛迅速具奏。另片奏接准閩省來咨。辦理照

會等語。佛英二夷各留人在琉球國居住。並有請結好通商及設局行醫等事。前據劉韻珂奏已降旨令耆英向該酋等確切曉諭矣。該督現已備文諭令即行撤回。並勿許英夷再令兵船駛往琉球洋面探測。俟有覆文。一面相機辦理。一面即行由驛迅速覆奏。

閩浙總督劉韻珂奏。臣於十一月初一日。在同安途次。接據興泉永道恆冒海關委員協領都爾遜等稟稱。本年十月十九日。有英夷德滴配坐西班牙即大呂宋國貨船抵廈。正在前往查看間。即據德滴來署求謁。該道等與之接晤。該夷官極為恭順。並稱伊係英咭喇人。向在西班牙國

貿易。茲西班牙國。因奉准在五口通商。是以託伊來廈充  
作該國領事官。伊欲在廈租住民房。作為番館等語。該道  
等當以海關左近有吳姓空房一所。本係啖咭喇國領事  
記里布租住。嗣記里布搬至番館。即將是屋退還。現在德  
滴既欲租房居住。自可仍舊議租。德滴感謝出署。向吳姓  
議明。查照記里布租住舊章。每年付給租價番銀四百圓。  
吳姓應允。德滴當即搬入居住。又啖咭喇帶兵官耽甚。向  
帶兵船往來五口。查看馬頭。現因耽甚回粵。經接任官格  
勒幅另帶兵船一隻。配載夷兵一百三十名。於十月二十  
日。來廈更代。該道等連日前往偵察。該領事官德滴。與帶

兵官格勒幅均甚馴謹等情。具稟前來。臣查五口俱准各國通商。英、咭、喇既有領事駐居各口。辦理稅務。即難禁他國之不派領事。且西班牙即大呂宋國。在廈貿易商船。現亦不少。若不設立領事。轉恐散漫無稽。茲該國即令德瀆充作領事來廈。非惟諸事有所責成。并可藉以彈壓。自應准其居住。至英、夷在五口通商。原准其配帶兵船一隻。往來各口。該夷官格勒幅因帶兵官耽甚回粵。故另帶兵船前來接代。亦與原約相符。當經批飭遵辦。並咨

欽差大臣耆英查照去後。嗣於十一月初五日。行抵廈門。又據該道面稟。有駐廈英、咭、喇國夷人施阿慄。施約翰。花旗國夷

人盧一甘明波羅滿等。知是巡閱抵廈。面求該道轉懇叩  
謁。臣當諭令該道帶至行寓傳見。該夷等俯首免冠。詞色  
卑抑。執禮甚恭。臣當諭以廈門民人夙稱强悍。爾等務當  
約束夷眾。不得尋釁滋事。地方官亦諭禁廈民不准欺凌  
遠人。彼此方可相安。該夷等極為悅服。均各歡忻鼓舞。唯  
唯而去。臣復體察廈門口夷情。與福口同一靜謐。兩口征  
收夷稅情形。猶係廈勝於福。而華稅俱形短少。此盈彼絀。  
勢所必然。所有長福等營官兵。現已按次簡校。於本月三  
十日至邵武府城。約計旬日內外。方可回署。

硃批覽奏均悉。

丁亥駐藏大臣琦善奏據唐古特西界堆噶爾本營官稟報有披楞所屬庫魯部遣人投遞披楞兵目夷稟一件文義皆不通曉詢據來人口述披楞戰勝森巴已經歸附並將所屬之拉達克克什米爾分與管轄又欲向唐古特交易定有章程不准再由拉達克轉賣令派人前往會議等語此外有何干求未能深知該營官以與披楞向無交往且大雪封山不能代遞向其婉辭其來人聲稱披楞已知大雪封山約定來春聽信夏間再說委書而去該營官以庫魯向有交往信致庫魯部長詢以應否代遞令其酌定回覆等情由諾們罕等面稟請示前來等查唐古特與外

番交易。向有成規。其西界貨物。由拉達克轉賣。由來已久。道光二十二年。孟保海樸任內。森巴戰敗拉達克。占據唐古特營官衙署之時。曾經議和。言明拉達克已歸森巴。貨物仍由拉達克轉賣。不得賣與他人。與唐古特立有字約。今披楞即啖咭喇。果祇欲圖交易。無論庫魯本其所屬。拉達克又已歸附。混跡其間。儘可買賣。且新屬之克什米爾回民。在前後藏攜眷為商者不下千戶。往返運送貨物。更無虞缺乏。何必定欲彰明較著。與唐古特觀面交易。復私定章程。令派員前往會議。情有可疑。此外稟內有何干求。尚復不知。揆厥情形。難保無藉端尋釁。暗圖西招情事。當

差番目前往邊界探訪。回稱拉達克自被森巴蹂躪以後。官民窮困。無力支持。與克什米爾已歸披楞屬實。其森巴部落有三。曰然吉。曰古浪。曰協勒。內然吉較大。古浪協勒均其所屬。現惟古浪森協勒森。投歸披楞。其然吉森並未依從等語。唐古特本崇佛教。素不知兵。適遇此事。羣求於指畫。似此情形。若峻詞拒絕。嘆夷恃其強梁。來春恐肆滋擾。斷難操必勝之權。設彼時少有失挫。其挾制妄求。自更甚於今日。何以盈其慾壑。如克允其所請。又不知尚有何求。且恐然吉森又以違議負約為詞。興兵構難。交攻互鬪。兵連禍結。何時可已。况達賴喇嘛並無餘財力。實難以相

支。然若如該管官所稟。向庫魯部長商議。該部落本其所屬。豈有不偏袒。漢夷之理。今准駁事出兩難。不得已代營官酌擬一信。由噶布倫等寄交。今其寄與庫魯部長。全係喻以情理。託言勢難員約。令向披楞回覆。使其無覺可尋。必向森巴爭議。自相靈觸。俟其勝負區分。或可相機酌辦。竊惟駕馭外夷之道。羈縻與備防。不可偏廢。現將行軍進退陣勢。止齊步隊。刀矛擊刺。馬隊槍箭衝突之法。向前後番目兵丁。日夕教授。並將口糧烏拉鍋帳軍器火藥鉛丸。應如何運貯製備。均已代為籌定。惟番兵三千。除分守要隘塘汛。及廓爾喀邊界汛地。未便調遣外。實計步隊不過

二千酌添兵力。亦祇千數有奇。復密飭在唐古特遊牧之  
達木蒙古。與青海移來番民。喻以唇亡齒寒。亟宜護衛之  
理。歆以奮勇出力。

國家優獎之榮。令其豫遣馬隊。遇事相助。俱各應允。先自演  
習。其邊界唎夷前來。如何先向羈縻。堅壁清野。如何防範。  
亦令噶布倫向營官密諭。寄知山川道路。已派番目前往  
查勘繪圖。芽擬於開篆後。前赴後藏閱伍。將前項兵民。調  
至有草寬闊地方。再行親加教練。就近探聽消息。事緩則  
暫行遣回。事急則管帶前進。相機酌辦。所有代營官擬寄  
信稿。照譯漢字。恭呈

御覽。

字寄庫魯部長知悉。爾部長身體平安。愛惜百姓。我們兩個營官蒙

大皇帝恩。達賴喇嘛。身子很好。今於八月二十日。庫魯使臣。買巴之弟。名叫們打然。連隨從人等。來至堆噶爾本地方。帶有披楞頭人薩海萬阿古魯巴都爾。與我營官二人。寄來信字一件。又該披楞頭人薩海呈投藏中夷稟一封。照鈔夷信一件。一併呈閱前來。無論並無爾部長封函。難以憑信。即以情理而言。唐古特從來未與披楞頭通過信息。礙難憑空代為轉稟。且本年天氣已遲。大雪封山。是以暫將夷

粟存留。曾致信寄爾部長。詢問原由去後。隨後我們營官  
再四細想。雖鈔來夷信。字義不清。不能通曉。而據來人口  
述話語。不過以茶葉。襖子等項。以後不拘賣給何人。均准  
交易之意。但是藏屬茶葉。鹽斤。襖子等項。向由拉達克轉  
賣。係從前舊規。並不始於今日。況三年前。與森巴議和時。  
立有字據。所有買賣。仍照舊由拉達克轉賣之語。今披楞  
頭人薩海。並未向森巴等處說明。就私下寫一信來。我們  
唐古特素以信義為重。平空失信於人。豈是情。玆儻森巴  
拉達克。問我們因何負約。我們如何回答。不但貽笑鄰封。  
就是你們披楞。必也笑我們無禮。此信我實在不便轉遞。

但披楞與我們素無交往也。無仇怨。既是爾部長之人帶來之信。故仍趕緊寄知與爾。煩爾部長向披楞頭人薩海好為開導。自向森巴拉達克部長商議妥協。治國全憑信義。想披楞亦當講究也。

硃批覽。

諭軍機大臣等。前據耆英奏。暎夷請於西藏定界通商。業經正言拒絕。當有旨著該督堅守成約。勿為搖惑。茲據琦善奏。稱據唐古特西界堆噶爾本營官稟報。有披楞人投遞夷稟。據來人口述。係披楞戰勝森巴。已經歸附。並將所屬之拉達克。克什米爾。分與管轄。欲向唐古特交易。定有章程。令人前往會議等語。與

該督前奏大畧相同。本日已降旨令琦善嚴密防範。並著曉諭該夷。以辦理夷務。係欽差大臣之事。應由該夷自赴廣東。與耆英商辦。著該督仍遵前旨。申明條約。毋任狡執。俾知成約堅明。五口通商之外。不得再生枝節。是為至要。原片及信底。俱著鈔給閱看。

又

諭琦善奏。接據唐古特西界堆噶爾本營官稟報。有披楞所屬庫魯部落。遣人投遞披楞兵目夷稟。並現在探聽籌辦情形。覽奏均悉。此事前經督英奏稱。喚夷請於後藏定界通商。業經耆英諭以西藏本有定界。無庸再勘。通商係原約所無。不得違背等

語備文照會。當降旨令耆英援據條約。正言拒絕。持以鎮靜。勿為所擾。茲據該大臣奏稱。已代營官酌擬回信。並密為籌備。以防不虞。辦理甚為妥善。惟英說謊異常。自應訓練兵丁。豫為防範。如果狡焉思逞。該大臣惟當因時制宜。相機籌辦。切不可孟浪從事。有傷國體。仍一面廣為偵探。隨時斟酌情形。妥協辦理。一面諭以通商事宜。現係欽差大臣耆英專管。如有稟請事件。可赴廣東商量。已由四百里諭知耆英。曲加開導。俾令堅守成約。毋得別生枝節。該大臣現已簡放四川總督。著暫緩前往。俟斌良到任時。儘所辦夷務尚未完竣。仍著留藏數月。再行前赴新任。

又

諭。本日據琦善奏。唐古特西界營官稟報。有披楞人投遞夷稟。欲向唐古特交易等語。披楞即唎咭喇國。現經戰勝森巴。並森巴所屬之拉達克。克什米爾地方。俱已歸披楞管轄。向來唐古特交易。由拉達克轉賣。今披楞欲覲面交易。復私定章程。令人前往會議。其意殊屬叵測。難保無藉端尋釁情事。現在琦善即赴後藏閱伍。就近探訪信息。訓練巡防。拉達克。克什米爾。是否係卡外回子。曾否歸服披楞。及現與披楞有無交結同謀情事。著賽什雅勒太等。嚴密探訪。如有其事。著即豫行校練一體防範。以期有備無患。斷不准稍涉張皇。亦不准稍有泄漏。琦善原摺。

著鈔給閱看。

道光二十七年丁未正月丁亥協辦大學士兩廣總督耆  
英廣東巡撫黃恩彤奏臣等承准軍機大臣字寄道光二  
十六年九月十七日奉

上諭。訥爾經額奏盤獲佛喇哂傳教夷人。業經咨送兩廣督臣酌  
辦一摺。此等習教夷人。止准在五口地方。建堂禮拜。不得擅入  
內地。條約所載甚明。茲據奏稱。該夷人牧若瑟。與內地民人。遞  
通信函。私相往來。盤獲到案。訊據供稱。係佛喇哂七品神父。回  
明國王。來中國傳天主教。同衍共有神父九人。坐火輪船由江  
南開入山東直隸交界。冀往山西傳教。其同行八人。尚在上海。

一帶等語。雖查無不法別情。惟該夷不守條約。任意遊行。難免滋生事端。著該督於收若瑟到粵後。即交該國領事。嚴行管束。並諭以五口傳教。載在條約。自宜永遠遵守。嗣後務當隨時稽查。自行約束。斷不可於五口之外。擅至各省。致違成約。是為至要。欽此。旋准直隸督臣委員解到。喇嘛晒夷人收若瑟一名。並原帶經像物件到粵。當飭委按察使兼署布政使嚴良訓。會同署肇羅道趙長齡。提訊據該夷人收若瑟供。自上年由本國到香港。本年二月。由香港起身。閏五月到上海。旋往山東。復由山東前往山西。即被拏獲等供。餘與原供大畧相同。將所帶夷字書信。交廣西鹽法道潘仕成。轉給識

認夷字之人。閱看據稱。俱係佛喃哂字。內係泛常通候書。函及講說天主教道理。並無違悖語句。伏查此等夷人。自該國前赴內地。雜髮改裝。其行蹤實與遊方僧道無異。所稱回明國王之語。殊難盡信。亦復無從根究。其於前定條約。固有不知而誤犯者。亦有明知故蹈。希圖濶跡傳教者。有從本國展轉來至中國。並不與領事晤面者。亦有領事素識其人。漫無覺察。以致闖入內地者。惟既定有越界妄行。即拏獲解送之約。地方官自當隨時查拏。一經弋獲。即解交管束。各該夷無從藉口。因見查拏嚴緊。內地難以濶跡。自不敢妄行。致遭連累。臣等謹遵

諭旨。委員將牧若瑟一名。解交佛喇哂領事官查收管束。並諭以  
祇准在五口建堂禮拜。不得擅入內地傳教。載在條約。自  
宜永遠遵守。嗣後務當隨時稽查。自行約束。斷不可任其  
於五口之外。擅至各省。致違成約。

硃批。依議。

庚寅。協辦大學士兩廣總督耆英。廣東巡撫黃恩。彤奏。臣  
等前據叻酋噶呢時來文。以該夷已得加治彌耳山地。與  
西藏交界。請明定界址。並與後藏通商等語。當經臣等援  
據條約。正言駁斥。續據噶呢時覆稱。定界一事。祇欲指明  
舊界。並非另定新界。亦無須委員生劫。其通商一節。係因

加治彌耳夷人。本與西藏貿易。現擬仍照舊章。亦不另議新條。與來五口通商之啖商無涉等情。臣等詳加閱覈。似該夷為正論所屈。妄念已息。

硃批。此乃卿之善為開導。於以見卿之信義也。所奏均悉。

耆英等又奏。噶呢噶前次來文。情殊叵測。既稱明定界址。復與後藏通商。並以前往天津。藉為要挾之計。臣等雖經援據條約。概行駁斥。竊意夷性固執。仍復續有干求。茲該酋頓易前言。以定界通商。均係循照舊章。轉謂臣等未喻其前次來文之意。借作轉圜。其於駛往天津一節。不復一字提及。揣測其意。固因條約堅明。無從置喙。轉而就範。抑

或加治彌耳夷人。與西刻夷人。實有合謀聚眾。欲將夷首  
娥拉昇驅逐。及將夷目喊。噉。啤。啞。啞。擒去之事。該酋因該  
處勝負未分。恐難得志。是以妄念漸消。亦未可定。惟查現  
在來文。所稱指明舊界。既不另定新界。道商亦係照舊貿  
易。並不另議新條。且係指加治彌耳夷人。與五口。噶。商。無  
涉。臣等若再行嚴駁。轉覺持之過急。而夷情究屬難料。亦  
斷不敢據其一面之詞。輕有所許。以致墮彼術中。且西藏  
地方。是否與加治彌耳毗連。有無舊界可循。及加治彌耳  
夷人。是否向與西藏貿易。粵東相距甚遠。該處情形。臣等  
素非熟悉。尤難懸揣。相應請

旨飭下駐藏大臣。就近體察情形。酌量妥辦。務使該夷無可藉口。於舊制之外。亦不致別啟紛更。庶於夷務邊防。兩有裨益。者英等又奏。臣等承准軍機大臣字寄。道光二十六年十一月十九日奉

上諭。劉韻珂等奏。藩司接准琉球國王密咨。關涉夷務。現咨兩廣督臣。相機妥為勸諭一摺。著者英等即向佛啖各首。曲為勸導。務使各將兵船及僑寓人等。悉數撤去。以免驚疑。而符定約等因。欽此。遵查臣等前准閩浙督臣來咨。當經備文交給佛啖。晒夷目。轉給佛首。晒晒。并照會啖首。噉噉。今將所留之伯多祿等。及伯德令一併撤回。以後勿令兵船再往。

琉球洋面。致滋驚擾。及咨覆閩浙督臣。轉飭藩司密飭琉球使臣。稟覆該國王等。將嘒啖兩夷所留之人。妥為安頓。防範各等因。附片具奏。聲明俟接有該首等覆文。再行相機辦理在案。查嘒啖久離粵省。覆文尚未接到。茲據噶嘑啖覆稱。醫生伯德令。前往琉球。意欲廣施療治。未便阻止。嘒啖兩國兵船。駛往優待居民。為何輒懷疑懼。如若攔阻。即係視同仇敵。反為不美。並稱琉球附近日本。兵械為日本奪去。其地多係日本屬國。並非專屬。

天朝等語。臣等伏查琉球於海外諸國。最為貧瘠。斷非可以貿易之地。無利可貪。其於各夷船到彼。均加優待。亦不至無

端構。釁。遽。肆。憑。陵。雖。其。地。四。面。濱。臨。外。洋。各。國。兵。船。乘。風。駛。往。暫。時。停。泊。在。所。不。免。若。必。欲。由。中。國。概。行。禁。阻。恐。亦。鞭。長。莫。及。至。伯。多。祿。等。意。在。傳。教。伯。德。令。專。為。行。醫。人。數。既。少。但。有。一。廛。之。地。即。可。棲。託。該。國。惟。當。示。以。鎮。靜。嚴。禁。土。人。勿。與。交。通。外。假。以。禮。貌。內。峻。其。防。閑。該。夷。等。無。技。可。施。自。當。廢。然。而。返。若。此。時。亟。加。驅。逐。恐。不。免。陽。奉。陰。違。徒。煩。辯。論。再。臣。等。風。聞。東。洋。各。國。惟。日。本。素。稱。富。饒。西。洋。諸。夷。不。得。前。往。貿。易。未。免。垂涎。上。年。秋。閒。哱。夷。即。有。欲。赴。日。本。之。說。啖。咪。二。夷。亦。頗。思。附。和。而。噫。哱。哱。此。次。回。文。亦。以。琉。球。附。近。日。本。為。詞。似。該。夷。等。欲。通。日。本。而。借。琉。球。為。東。

渡津梁。其兵船前往。意在測量水路曲折。其留人在彼。因以偵探日本虛實。雖夷情變幻多端。殊難懸揣。而傳聞必非無因。其意殆別有所注。現在噠呢哱既藉詞推宕。若徒向該首駁辯。恐未必遽能折服。似應俟噶首謝哂。復文到日。如果尚無膠執。再向噠呢哱相機開導。或亦易於轉圜。者英等又奏。臣等承准軍機大臣字寄。道光二十六年九月初四日奉

上諭。耆英等奏。遵旨訊明湖北獲解傳教夷人。飭發西洋夷目收管一摺。該夷納巴羅。即陸懷仁。以外夷赴內地。希圖傳教。現據訊明實係大呂宋人。並無別項不法情事。亦非匪徒飾混詐冒。

該國並無領事在粵。該督等已發交西洋夷目。嚴加管束。惟該夷將來如何歸著。是否交該夷目飭令回國。抑或仍留粵東。並如何妥為安置。不至再出滋事之處。著者英等斟酌情形。悉心妥議具奏。欽此。遵查大呂宋夷人納巴羅即陸懷仁。前經臣等飭發香山縣轉交西洋夷目收管。嗣經查知該夷現在香港居住。甚為安靜。並未外出滋事。臣等伏思此等夷人。一經發交夷目收管。即未便復繩以中國之法。其或飭令回國。及如何安置之處。礙難遇事追求。該夷納巴羅現在香港。尚屬安靜。或因前次擅入內地。致被拏解。知所警畏。不敢再出滋事。但夷性靡常。難保將來必無混入內地之事。

自當由地方官於關津渡口隨時盤查。一有蹤跡即行拏解送粵。按照條約辦理。

諭軍機大臣等。著英奏。嘆夷定界通商之請。已有轉圜。又另片奏。請飭駐藏大臣。就近體察情形。酌量妥辦等語。覽奏均悉。嘆夷定界通商之請。既係祇欲指明舊界。並非另立新界。通商係仍照舊章。亦不另議新條。與來五口通商之夷無涉等情。此皆該督信義相示。善為開導。該夷屈於正論。妄念已息。似不致另生枝節。其西藏地方。是否與加治彌耳毗連。有無舊界可循。及加治彌耳夷人。是否向與西藏貿易之處。已諭知琦善體察情形。酌量妥辦。並將加治彌耳夷人等。合謀聚眾。欲行驅逐夷酋等

事。確切偵探。迅速覆奏矣。又另片奏。佛英兩夷。留人居住琉球。前已諭令撤回。佛酋尚未覆到。英酋覆稱。醫生前往。未便阻止。並琉球附近日本等語。夷情變幻難測。或其欲通日本。而借琉球為東渡津梁。亦未可知。現在英酋既藉詞推宕。著俟佛酋覆文到日。如果尚無膠執。再向德酋相機開導。務期易於轉圜。該兩夷遣往琉球之人。何時撤回。該督即隨時馳奏。又另片奏。解往湖北傳教夷人。已交西洋夷目收管。未便過事追求。該夷居住香港。甚為安靜等語。該夷現既安靜。想係知所警畏。此後惟嚴飭地方官。於關津渡口。隨時盤查。自不至任意混入。

己亥。閩浙總督劉韻珂奏。臣等奉准軍機大臣字寄。本年

八月二十七日奉

上諭。本日據梁寶常奏。遵旨密捕夷盜。並嘆夷追捕兵船折回上海。一摺。該夷捕盜兵船業已折回上海。尚屬守約。惟夷盜在洋行劫。果能辨認明確。自應知會廣東。交該省自行辦理。至內地奸民難保不裝點夷船式樣。巧避查拏。任意在洋遊奕。該管營縣等。即明知並非夷船。又恐一經查拏。夷人有所藉口。致啟釁端。因而相率因循。不肯認真查究。該洋盜等窺破此意。益復毫無畏忌。恣情劫掠。又安望盜風日息。海宇肅清耶。著各該督撫等。悉心籌度。應如何不動聲色。詳細辨認。不使奸民得以偽託。庶查拏確有把握。固不得稍有舛錯。尤不得任聽營縣巧為推

卸方為妥善。欽此。伏查人情變幻百出。匪徒狡詐多端。現在江  
省洋面。既有夷盜行劫之事。則內地奸民。誠如

聖諭。難保不裝點夷船式樣。巧避查拏。在洋遊奕。惟查夷船與華  
民船隻。判然各別。不特船身材料。均係番木。內地所無。即  
船內蓬索桅舵龍骨等項。亦非內地匠工所能製造。縱使  
奸民巧為摹倣。斷不能一一逼肖。况夷人髮膚面目。迥不  
同於民人。即謂船隻可以做造。而人之是否假冒。總難掩  
飾。各省巡洋舟師。果能認真查緝。不但近接之時。易於識  
認。即在遠處瞭望。亦無難辨別真偽。是奸民偽託夷船。在  
洋伺劫。不患辨之不明。特患捕之不力。臣等現已嚴飭沿

海營縣及巡洋舟師欽遵

諭旨不動聲色。詳細辨認。嚴密偵捕。固不得稍涉鹵莽。致令夷人有所藉口。亦不得因慮及夷人藉口。遂各相率因循。置真正洋盜及偽托匪船於不問。殊批。所議甚好。認真督辦。

二月。庚申。協辦大學士兩廣總督兼署廣東巡撫耆英奏。承准軍機大臣字寄。道光二十六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奉上諭。前據劉韻珂等奏。藩司接准琉球國密咨。以佛英二國各令執事人等。逗留該國。並有設局行醫等情。曹降旨令耆英曲加勸導。務釋猜疑。嗣據該督奏稱。接准閩省來咨。業已備文諭令

撤回等語。昨據禮部奏稱。琉球貢使到京。呈遞稟帖。復以佛啖  
二國。留人在彼。種種滋擾。該國王不勝疑慮。力求代奏等語。琉  
球臣服天朝。最稱恭順。既據疊次懇請。若不為之弭止。驚擾殊  
失撫馭外藩之意。然佛啖各令執事人等。逗留該國。又不知意  
欲何為。此事既未便頒給佛啖敕諭。令其撤回。僑寓人等又不  
值遣兵前往。與之理論。惟在該督仰體此意。復向佛啖各酋。反  
覆曉諭。使知成約。既不可違。小利亦無可取。務使各將逗留人  
等。悉數撤去。以弭外侮。而恤藩封。是為至要。琉球使臣原稟。著  
鈔給閱看。欽此。遵查佛啖二夷。執事人等。逗留琉球。前經備文  
照會各酋。諭令撤回。茲接據謝哂呷來文。內稱伊前與兵

船三隻。先後駛至琉球地方。意欲琉球國王結好通商。經琉球國王遣員與伊面議。一一熟籌。究竟該國貧薄。不能與佛喃哂興旺貿易。且係

天朝屬國。亦不能與別國結好。伊已許將情形。寄知佛喃哂國主。訂准一年內有回文。留伯多祿等二人在彼。實為聽候回文。以便繙譯。其遞送回文之船。即將所留二人載去。定不食言。安用驚疑等情。查琉球地方貧瘠。力難與佛喃哂貿易。該酋既洞悉情形。諒不至復生覬覦。所稱將情形寄知國主。留伯多祿等等候繙譯回文。其言尚未可盡信。但堅稱俟一年內覆文到日。即將二人載去。且該酋前在琉

球業與其國官員親面訂明。似可不致反覆。至暎夷所留之伯德令一名。前雖藉詞推宕。惟佛暎事同一律。今佛夷既肯將所留之伯多祿等訂期載歸。即可援照佛酋來文。再向暎酋曉諭。以期漸有轉圜。

殊批。相機妥為之。

耆英又奏。探得暎夷前與西刻構兵。業已立約議和。嗣因西刻夷目拉利星。見新立之夷酋玳拉昇年甫九歲。難以理事。密約加治彌耳夷目烏顛。起兵向暎夷攻擊。將喊噤律保嘩擒去。嗣經暎夷向烏顛查悉情由。兵頭哈丁。令西刻將拉利星解往暎國。西刻夷人應允。仍請暎夷派撥夷

目兵丁幫助。俄拉昇辦理國事。並准暎夷派一頭目。在加治彌耳城駐劄管理。議明俟俄拉昇年及十六歲。即將一切事宜交還等情。事屬傳聞。固難盡信。而該夷等變觸相爭。旋即和解。似亦情理所有。臣伏思噶呢時初次來文。所請通商之處。與披楞來人口語。請與唐古特通商之說。大畧相同。迨經據約駁斥。該酋回文。即稱加治彌耳夷人。舊與西藏貿易。現擬仍照舊章。並不另議新條。其克什米爾夷人。與西藏貿易。查覈琦善原片。實係向有成規。是暎夷通商之請。業因條約堅明。無從置喙。轉而就範。雖夷情巨測。變幻多端。臣祇與噶酋往來辯論。折其非分之請。西刻

等處。係哈丁在彼專管。能否就我範圍。未敢懸定。惟該夷等。信息時通。總酋既無異議。哈酋或不致另有瀆求。似宜持以鎮靜。隨時相機。妥為辦理。俾免藉口生端。

諭軍機大臣等。著英奏。遵查夷人互相攻擊一摺。夷人種類繁多。披楞既係暎夷。森巴即係德酋所稱西刻。克什米爾即係加治彌耳。拉達克亦其族類。蠻觸相爭。旋即和解。原可不必置問。惟暎夷通商之請。雖因條約堅明。無從置喙。轉而就範。而夷情叵測。變幻多端。該督惟當示以大體。持以鎮靜。隨時相機。妥為辦理。杜其非分之請。不致再有瀆求。至哈丁與德酋信息時通。諒無異議。儻或哈酋來粵商辦。亦著向其申明條約。毋任狡執。俾五

口通商之外。不得再生枝節。

丁丑。閩浙總督臣劉韻珂奏。道光二十六年。十二月二十  
六日。據駐福喚咭喇國領事若遜申稱。本月二十六日。准  
廈門領事移知喚國甲訥來阿彌格商船二號。在泉州洋  
面被盜攻擊。並殺死兩船水手三十餘名。揣疑盜跡。係廣  
東漁船等情。轉申到臣。當查該國商船。係於何日在泉州  
何處洋面被劫。廈門領事曾否赴該管文武衙門具報。均  
未據明晰聲敘。隨經檄飭興泉永道確查稟覆。旋據該道  
恆昌等稟稱。道光二十六年。十二月二十二日。風聞晉江  
縣屬之深滬洋面。有夷船被劫之事。正在密飭查拏間。即

據駐履英領事列敦照會。本月二十日傍晚。有客勒稜  
阿咪喀二桅貨船兩隻。停泊深滬洋面。戌刻。突有澳門大  
捕魚船二隻。每隻來坐四十餘人。駛近貨船。分頭攻擊。客  
勒稜船主。稱白冷同夥。長水手人等共十六名。均跳落小  
杉板船。逃避。因船小。沈溺。當被盜匪毆斃。尚有一人帶傷  
落艙。阿咪喀船主。默佛冷同水手人等。約共十五人。亦被  
盜殺無蹤。現在客勒稜船。業已有信。阿咪喀船。尚無下落。  
求為查拏等由。該道等當即稟請水師提臣寶振彪。派委  
員弁。督同兵役。星夜出洋。查無盜船蹤跡。惟二十三日。駛  
至嵵嶼洋面。查獲客勒稜夷船一隻。業經存船水手雇人

管駕該領事目親該道等選派員役分頭查拏極稱感謝。至客勒校即甲訥來阿咪喀即阿彌格因土音不同以致繙譯互異除再移行沿海營縣確查阿咪喀船隻下落並打撈各夷屍及查獲是案逸盜務獲根究外合先稟報等情查盜匪在洋劫擄本為商旅之害茲復行劫夷船並殺死多夷情節尤兇若不嚴拏懲辦竊恐匪膽日熾羣起效尤將來內地商船亦同遭劫掠貽害海疆殊非淺鮮惟阿咪喀夷船現既查無下落是否於被劫後業已駛回廣東該領事列款所稱澳門大捕魚船究係憑何識認當日夷船寄泊海洋該盜匪等如何攏劫以及被劫係何貨物兩

船水手人等。實共若干。內已死若干。未死若干。其已死者。是否均死於溺。抑死於傷。此時盜雖未獲。而客勒殺船上。既據該領事列敦聲明。尚有一人帶傷落艙。則帶傷之夷。當知備細。應先訊取供情。以昭覈實。該夷船被劫時。值昏夜。即該管舟師遊巡不定。亦屬瞭望不明。第轄洋既已失事。究屬失於防範。咎已難辭。隨復批飭該道遵照查訊。並檄行金門鎮。查明專協八總各巡洋員弁。先行摘頂棍責。仍照例勒限緝拿去後。又據該道等以當日客勒殺等二船。寄泊深滬洋面。查有蝦蛄艇船二隻。同泊一處。迨夷船被劫後。該二船即行開駛。並聞此項船隻。多係廣東香山。

縣民人所製水手素稱强悍。向在閩粵等省載送客貨。客勒稜等船隻。是否即係蝦蛄艇船行劫。應俟獲犯後訊明究辦。至客勒稜船上受傷夷人。詢之領事列敦。據稱該夷人受傷甚重。言語含糊。現須避風。未便送訊。並稱阿咪客船業經住履。嘆商絲步送回香港。客勒稜船亦已駛回等情。稟覆前來。臣查此次行劫情形。既據該道等查明夷船被劫之時。有廣東蝦蛄艇船同泊一處。而夷領事列敦照會內。又指明澳門漁船所劫。是當時同泊之蝦蛄艇船。難保非即劫殺夷商之盜艘。除飛速咨行閩省水師。合力搜捕。並飛咨

欽差大臣暨江南浙江各督撫臣。一體嚴飭舟師堵緝。仍飭該道。俟落艚夷人傷痕痊愈。即查照前情。訊取確供。稟送查覈。一面移行沿海營縣。趕緊打撈各夷屍。送交廈門夷領事。收領。並嚴拏是案正盜。務獲究辦。

諭內閣。劉韻珂奏。洋盜劫殺夷商。現已咨行一體嚴拏。並將巡洋員弁。先行摘頂棍責一摺。盜匪在洋劫擄。本為商旅之害。茲復行劫夷船。殺死夷人多名。情節尤屬兇殘。必應嚴拏懲辦。據奏現已飛咨閩省水師。暨廣東江南浙江各督撫。一體堵緝。仍著劉韻珂督飭員弁。協力搜捕此案正盜。務獲究辦。如限滿無獲。即行從嚴叅辦。不得因劫係夷船。少存歧視。以靖洋面而安商。

三月丙戌。穆特恩著。著官文奏。暎夷自就撫通商。數年以來。浙已相安。惟福州上海等處。俱准夷人進城。而廣東因舊制不准進城。該夷等屢請屢拒。二十五年冬間。夷酋德嘑。時曾以緩交舟山。要求挾制。經臣耆英以輿情不洽。嚴行拒絕。迨該夷將舟山如約退還。仍以進城一節。止可暫緩。不宜竟廢等情。載諸條款。是該夷進城之念。未嘗或息。而粵民又復各存成見。彼則請之愈急。此乃拒之愈堅。上年秋間。有暎夷二人。私行入城。被居民毆打受傷。經官兵送出。未致斃命。冬間。該夷請於洋行夷館前。雨花園中間。

牆上搭一過橋。以便往來瞻眺。其地不過二丈內外。而居民出而阻止。本年正月。有夷人數名。赴距省四十里之佛山鎮開遊。復被該鎮聚集多人。用石毆擊。經官兵救護送出。始免受傷。旋據地方官稟報。正在查辦間。詎該夷首噶哏。時帶同火輪船二隻。划艇三板二十餘隻。夷兵一千餘名。於二月十八日。突入省河。在十三行灣泊。時值提臣賴恩爵巡洋公出。沿途各礮臺因身省係通商馬頭。夷船出入事所恆有。且該夷就撫以後。毫無覺隙。猝不及防。亦不便開礮轟擊。以致該夷兵肆行無忌。間有爬上礮臺。將礮眼釘塞。臣者英因夷情叵測。勢甚猖獗。一面會同臣穆特

恩臣官文調集滿漢綠營官兵及社學壯勇將防堵守城各事宜迅速布置一面派委署肇羅道趙長齡在籍道員潘仕成候補知府銅麟即補同知甯立悌督標中軍副將崑壽前往夷船探其來意該夷目等惟以華民欺凌夷人官不拏辦求為仲究並稱欲前往佛山鎮向居民滋擾洩忿迨該委員等向其逐層駁詰該夷目等無理可說則以另有要事必須臣耆英出城與德酋面議等語臣以佛山夷民互鬪事屬細微且官兵救護並未受傷祇可由官查究該夷何得前往私行報復抑或其中另有別情自應親往面見該酋查詢明確以便相機酌辦當於十九日帶同

委員黃恩彤趙長齡潘仕成等前赴夷樓面見德呢時先責以頁約之非次詢其稱兵之故據該酋聲稱伊等自五口通商所有福州上海等處俱准進城惟廣州屢求不允非惟進城之夷人被毆受傷即城外市鎮閒遊之夷人亦不免任意欺辱且洋行前兩圍中間搭一過橋亦不可得受侮難甘是以帶兵來省欲往佛山與粵民較論並請即行進城赴臣署英署內回拜如不依允伊即帶兵闖入其言甚為憤激疊加開單該酋佛山之行尚可中止而進城之請意殊堅執臣查夷人進城不過以入署見官為榮尚非別有他志即如福州等處俱准進城數年以來並未滋

擾是其明證。若不准進城。則深以為辱。無如粵民過存輕視。屢向聚毆。該夷偶有所求。如租地建房等細事。亦復率眾阻撓。地方官以民為本。又未便重拂輿情。曲徇該夷所請。臣數年以來。與前撫臣黃恩彤。於民夷交涉事件。斟酌調停。實已智盡能索。而不意猶有今日之變。撫衷愧怍。無地自容。除會同臣穆特恩。臣官文。將一切防守事宜。妥為辦理。既不得過事張皇。致開兵釁。尤不可稍存疏懈。誤墮奸謀。並率同司道。督飭文武。將地方保衛彈壓。鎮靜籌辦。免致匪徒乘間竊發。良民因而驚擾。一面督同各委員。向夷首相機駕馭。先阻其滋擾佛山。再將進城一節。體察酌

解。

諭軍機大臣等。耆英等奏夷船突入省河。堅請進城。現在防堵酌辦情形一摺。映首藉詞。夷人被華民欺凌之嫌。輒帶領兵船。突入省河。在十三行灣泊。並令夷兵潛上礮臺。釘塞礮眼。先經委員探詢。該督復前往面見。據該首聲稱。欲往佛山與華民較論。並堅請即行進城等語。該夷遵守成約。邇來頗為安靜。此次所請。殊為意料所不及。抑或另有他故。至進城一節。本屬無關輕重。該督等惟當一面督飭文武員弁迅速布置。嚴密防堵。一面向該首剴切曉諭。相機妥籌。固不可過事張皇。尤不可稍形疏懈。

己丑。協辦大學士兩廣總督兼署廣東巡撫耆英奏。連日督同印委各員社學紳士。調派兵勇防堵。要隘一面向夷首曉諭利害。剛柔疊施。該夷酋雖無理可說。總以屢受粵民欺侮。情難甘服為辭。不肯將兵船退出。其堅求不已者。尤在究辦佛山毆逐夷人之華民。及准伊等進省城二事。臣查佛山距省城不遠。一水可通。該夷偶爾登岸游眺。事甚微細。該民人輒即聚眾毆逐。本屬適當。若不酌為擘劃。數人非惟無以服該夷之心。且恐犬羊之輩。逞忿前往滋擾。必致貽害地方。隨飭委准升羅定州知州史模。星夜馳往佛山鎮。會同該管文武。將當日在場開關之匪徒。關亞

言。譚亞善、張亞紅。查出拏獲。解省訊明。照不應重律。均予杖責。一面照會夷酋。釋其嫌怨。至進城一節。最為粵民之所不願。若遽行允准。必滋事端。加以峻拒。則該酋等援福州、上海等處為例。藉口狡辯。實難折服。迨諭以輿情不治。眾怨難犯。則稱伊等正欲進城。與廣州紳民講理。毫不知懼。臺經委員於拒絕之中。婉為開導。該酋始稱既不准即行進城。請為明定日期。方昭確實。臣以夷性躁急。激之則立致忿爭。緩之尚可徐圖控制。當與同城司道等及紳士公同熟商。復委員出城。與之詳議。該酋業經允服。其餘所請各款。均係租地建房等事。已為按照條約。次第妥辦。

硃批。所辦原好。朕之忿懣與卿同耳。非卿不可問矣。

諭軍機大臣等。著英奏夷情漸已就範。兵船陸續退出。現仍督率文武鎮靜防備一摺。覽奏均悉。此次該夷突入省河。其堅求不已者。尤在究辦佛山毆逐夷人之華民。及准伊等進省城二事。該督現已委員馳往佛山。將當日在場鬧鬧之匪徒關亞言等拏獲懲辦。自可釋其嫌怨。具進城一節。亦經委員反覆開導。寬其日期。徐圖控馭其餘所請租地建房等事。均經按照條約次第妥辦。現在夷船陸續退出。所辦甚屬妥速。此後該督惟當曉諭居民。自相保衛。斷不可因境內偶有夷人輒即聚眾毆逐。致令該夷藉口細故。稱兵入境。殊非守約相安之道。該督尤當隨

時開諭。事事務協公平。固不可任聽華民。糾段啟釁。亦未便縱令該夷忿爭。時來滋擾。總期民夷兩安。怨讟悉泯。以定民情。而消夷釁。是為至要。

壬辰。兩廣總督耆英奏。上年十二月初間。有瑞典國哪噠國夷酋呼喇善到粵。呈遞文書。內稱奉其國主之命。欲求奏明。

大皇帝。准照暎啡味三夷成案。議定通商條約。以便遵守。又該國出產鋼鐵洋青三項。時價甚低。求將稅則酌減。並繕呈約稿。稅則各四本。請臣訂期相見。互換等因。當將約冊查閱。係照前定味喇堅約冊鈔寫。祇將國名更換。其餘一字不

易其鋼鐵等稅銀較前定稅則各減一半。查瑞興、哪噠實係一國。即久行來粵通商之花旗國貨船本屬無多。而與味夷往來頗密。此次該酋來文約稿俱係味夷代為繕辦。伏思西洋通商各夷不下數十國。惟英、佛、味三國較為強大。若各國均照三夷成案紛紛請換條約。不惟徒事紛煩。亦復有乖體制。至各項稅鈔。甫經議定通行。尤未便因鋼鐵等項一時市價稍低。率議輕減。儻一經允其所請。各國必致羣起效尤。於稅課大有關係。當與前撫臣黃恩彤及委員趙長齡、潘仕誠等再四熟籌。詳晰備文。逐加駁斥。將約稿稅則全行發還。既不允為奏請。亦不許其接見一面。

飭委陞用知府瓊防同知銅麟候補同知甯立悌授以機宜前往該首寓所詳加開導該首初尚狡執經委員等剴切曉諭至再至三該首技無可施始稱減稅一事不敢固請亦不敢求見及請為代表奏惟伊奉國主之命涉海遠來若無用印約冊為憑實在不能回國再四懇求詞意迫切臣復與黃恩彤趙長齡等酌商該首所請約冊仍係味夷原定條款本與各國通商章程無礙若必不予鈐印亦恐該夷失望或生事端當經允其照繕約冊益用

欽差大臣關防給予齋回本國以昭信守並諭以嗣後不得再行妄有干求該首一一應允業於本月初四日將約冊用印

交給收領。探得日內即可開行離粵。

殊批。所辦甚是。

戊戌。廣州將軍穆特恩協辦大學士兩廣總督兼署廣東巡撫耆英廣州漢軍副都統官文奏。此次夷酋帶兵驟至。初甚叵測。迨經往返辯論。緩訂進城日期。薄懲佛山匪徒。其租地建房等事。均許為按照條約。委員查明酌辦。該酋無可置喙。所帶中號火輪船二隻。裝載夷兵三號。夷船一隻。三板夷船數隻。均停泊十三行馬頭河面。尚未登岸滋事。臣等一面調派兵勇。防守要隘。仍督率將弁。持以鎮靜。城門照常啟閉。居民鋪戶。均諭令安堵無恐。並於城廂內。

外添委委員嚴密稽查。一有土匪乘機竊發。立即彈壓驅逐。數日以來。尚不致驚擾。別生事端。現在夷兵全行退去。省垣安靜如常。

諭軍機大臣等。耆英等奏夷船一律退出虎門。省城安靜如常。一摺。覽奏均悉。此次夷船突入省河。所帶夷兵祇千餘名。若以粵省兵勇之眾。調齊攻擊。亦何難聚而殲旃。惟夷性陰險。以後時圖報復。勢將兵連禍結。延及各省。轉增滋蔓難圖之慮。此時該夷兵船既已歸退。夷巢原不妨姑為息事安民之計。惟犬羊反覆無常。難保不歸巢以後。又復別生事端。不可不於安靜無事之時。豫為防範。惟在該督留心人材。勤加操演。練兵尤在練將。

有勇更期知方。平日固結民心。以為根本。臨事激揚士氣。以作干城。總期未雨綢繆。有備無患。方為妥善。諒該督必能仰體朕意。不待再三誥誡也。

壬寅。駐藏大臣陞任四川總督琦善奏。牙承准軍機大臣字寄。欽奉

上諭。琦善奏。接據唐古特西界堆噶爾本營官稟報。有披楞所屬庫魯部落。遣人投遞披楞兵目夷稟。並現在探聽籌辦情形。此事前經耆英奏稱。喚夷請於後藏定界通商。業經耆英諭以西藏本有定界。無庸再勘。通商係原約所無。不得違背等語。備文照會。當降旨令耆英援據條約。正言拒絕。持以鎮靜。勿為所搖。

茲據該大臣奏稱。已代營官酌擬回信。並密為籌備。以防不虞。辦理甚為妥善。惟映夷說謠異常。自應訓練兵丁。豫為防範。如果狡焉思逞。該大臣惟當因時制宜。相機籌辦。切不可孟浪從事。有傷國體。仍一面廣為偵探。隨時斟酌情形。妥協辦理。一面諭以通商事宜。現係欽差大臣耆英專管。如有稟請事件。可赴廣東商量等因。欽此。查映夷欲來通商一事。耆因無辨識夷字之人。不知通商之外。尚有何求。迄今懷疑。茲蒙

聖明指示。該夷已先向耆英懇請於後。藏定界通商。仰荷

飭令耆英援據條約。正言拒絕。耆始得明白。所有實在情形。不敢不敬陳

天聽。查堆噶爾本有大小五處營官。保達賴喇嘛所屬均與拉達克及噶夷所屬之庫魯農底泥底噶爾廈加木比作木朗。降納烏比甯巴奔阿轄果覺拉木。聰薩各部落犬牙相錯。並無要隘可守。距前藏四十九站。路徑紛歧。河漢廣闊。雖有買賣。初無厚利。番民自相交易。時來時往。向不抽收稅課。營官衙署。迤西二三站。尚係唐古特地面。貿遷甚微。該夷何所羨慕。既無稅分可抽。何用會議。本有界址。安用再定。其所以說詞通商求定地界者。蓋以堆噶爾本迤北峻嶺相連。下有金礦。又地盡斥鹵。它即成鹽。雖金礦迥不如前。而外間傳揚甚大。其鹽斤則拉達克森巴克什米爾庫。

魯噶爾度加木比。降納烏覺拉木。農底泥底。比甯巴奔阿  
轄果。聽薩作木朗。以及廓爾喀。洛敏達。皆賴此以資食用。  
噶夷惟利是圖。定係垂涎此地。冀圖壟斷居奇。故通商必  
欲定界。且通商既為原約所無。已向唐古特遞有稟。何  
又向者英懇求。蓋以不得賣與他人。係森巴與唐古特先  
有成約。伊未能向然吉森說明。若強行買賣。恐有爭執者。  
英不知原委。若騙其允許。則諉卸有詞。然吉森不能向者  
英理論。自尋唐古特滋擾。該夷脫身事外。嫁禍於人。等初  
以為該夷不過意在貿易。時往時來。然吉森方與爭戰。未  
必即敢前來。今該夷如此說詐多端。是其立志已定。不得

中休。而古浪協勒。又已潛行歸附。求之不獲。勢必強占。前車不遠。可為明證。僕恃眾長驅。其屬部多與唐古特毗連。如者英能向阻。止多賴。

聖上洪福。僕竟冥頑難化。則此間財乏兵單。甚屬可慮。設堅執不肯回粵。芽惟有竭盡心力。欽遵。

諭旨。因時制宜。相機籌辦。不敢孟浪從事。有傷。

國體。至該夷如何計較。芽已於軍前差人分路直至森巴等處。詢訪。現在大雪封山。不能即得覆音。原擬開篆後。即赴後藏。閱伍。就近再行教練。惟青草尚未萌芽。馬隊既難牧放。又未便日久等待。計該夷前來。似在五六月山雪化盡。

之時。努先派番目分路教演。擬改於四月青草方生。再行前往探聽消息。以為進止。即斌良到任時。僕喚夷已來。夷務尚未辦理完竣。努亦必留藏數月。一手經理。再行前赴新任。

諭軍機大臣等。前據耆英奏稱。喚夷前請。已有轉圜。請飭駐藏大臣。就近體察情形。已有旨諭。知琦善遵照辦理矣。茲據琦善奏。查訪喚夷。請於後藏通商實情一摺。覽奏併圖說均悉。堆噶爾本。迤北峻嶺。下有金礦。又地盡斥鹵。它即成鹽。該夷惟利是圖。自係垂涎此地。希圖居奇。其前請定界通商。繼復祇欲指明舊界。仍照舊章之處。未必非有意含混。潛肆貪求。著琦善仍遵前

旨。體察情形。就近酌辦。即於四月青草方生之時。派人前往探聽消息。相機辦理。一面仍教練弁兵。妥為防備。毋有疏虞。至前令偵探加治彌耳夷人等。是否實有合謀驅逐夷酋等事。並西藏與加治彌耳有無舊界可循。是否向係通商。著仍詳細查明。迅速覆奏。